

我有一个梦想

□ 卢秋韵 (瑶族)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文学丝丝入扣的字句，让千般风景万般情意流传至今，也不经意地在我幼时的心中落下了文学梦的种子。

追寻着行行墨字，我看到了夜月梨花、朝雨海棠，绿林成败、红楼兴衰……一幅幅中华文学的浩荡影像，熔铸了历史的碎片、人世的风情、精神的闪光，渐渐凝聚成我的梦想——与文学结友同行。

我梦想与文学同行，穿越回盛世大唐，邂逅王长安。我愿伫立在风烟迷茫的长安路口，只为听取他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深情；我欲棹舟滕王阁，眺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夕阳剪影，呼吸“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苍茫气韵。

我梦想与文学同行，徘徊西子湖畔，寻访林和靖。我想凝望独立白鹤间“且莫扫、阶前雪”的痴人背影，裁他一缕风雅高洁存我心上；我想品味“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淡泊飘逸，临一幅一如其人的梅影清风。

我梦想与文学同行，跨越南北两宋，拜会李易安。我盼携她泛舟藕花池，一尽“沉醉不知归路”的年少欢愉；我亦想伴她说笑，解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相思离愁。

是文学给了我一颗柔软的心，让我想筑桥星河上，了

却牛郎织女“脉脉不得语”的孤单心事；是文学造了我一身铮铮的骨，令我欲领兵破辽师，不愿杨门忠烈血洒黄沙场；是文学，赋我一双识得风月、看晓世故的眼，予我一双听懂风泣、闻知红叹的耳，让我在墨香熏陶中，浸润前人风骨。

秦水畔，我知道蒹葭秋晨的清泪是为了难言的倾慕；万里沙场，我知道“与子同袍”的战歌唱响的是兄弟义气；临行前夜，我知道母亲细细针脚落下的是母爱春晖；谢眺楼上，我知道翌日泛波湖上的扁舟摇曳着洒脱旷达；五月江城，我知道玉笛吹彻的漫天花影是游子的思乡情切；危楼阑干，我知道渴饮匈奴血的誓言饱蘸着拳拳爱国情……

文学是盈樽佳酿，口角幽香使我沉醉；文学是夜幕明星，熠熠生辉引我前行；文学是伽蓝茗茶，意味深长滋润我心。人类那隽永的情、不渝的志，在文学星河中闪烁，在我心灵中铭刻，给我感动、引我深思、让我升华。

今生，我有一个梦想——与文学结友同行，品味世间百态。

今生，我有一份坚持——在急流生命里，誓要伸手摘星辰，畅饮文学琼醪，一醉方休！

人生若此，何尝虚无？

那缕剪不断的滤粉情怀

□ 韦融望 (苗族)

她绝无北方面条那种不事雕琢的单薄乏味、更透粗犷的劲道，也不同于云南米线的用料繁杂、浮华铺张的花哨絮乱。她，立于市井之中而不失端庄、大气；她一身素洁，轻柔飘逸中带着丝丝嫩滑，佐以葱花、头菜末、酸豆角与笋果，更有精心烹制的碎花生、肉末相伴，汇成那一碗鲜香四溢的美味。我爱她，她是我生命中一种无可替代的温暖。

——题记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确实如此。锦绣苗乡融水是八桂大地上的一枚璀璨夺目的明珠，其秀美而赏心悦目的山水画卷令人陶醉其间，独具一格的苗家风情更使人流连忘返。而赏玩许多山光水色交映艳的好去处之后，不免会步履疲顿，饥肠辘辘。这时，穿一番风土人情之行才刚刚开始呢：最好是两三做伴，另行大街小巷间，寻觅那一份令人垂涎三尺、穿肠难忘的美味——滤粉。

正是“未见其粉，先闻其香”。但凡做工精细，用料上乘，手艺高超的滤粉店往往香溢扑鼻，食客们未及就餐，早早就被萦绕的诱人香味挑动了足够的胃液，顿时不禁食指大动，直欲风卷残云而后快。而土生土长的融水人更对此美味有着似乎与生俱来、无与伦比的敏锐嗅觉，老远就能捕捉到滤粉熟悉的丝丝香味，实为“闻香识滤粉”。

只要踏进店里，先令许多游人过客叹为观止的便是滤粉的制作过程。与其他米粉最为不同之处，或说此美味的点睛之笔，就是现煮现卖。因此，每个食客都能目睹滤粉制作的盛况——一般店里都置有一口极大的锅，待水沸腾，师傅便把糯米和粳米混合制好的、纯白的米浆原料用漏筛滤到锅中。那漏筛宛如一只光洁的大漏斗，而从其筛出的粉条恰似“千条白练九天来”，整齐而纤柔地一同跃入锅中作翩然的畅泳。制粉师傅就这样将漏筛一遍遍地在锅里晃动着，待整个漏筛里的米料都入锅，你便能看到那大锅里“万里烟波蛟龙戏”的景象——一碗碗如同出浴归来的美人一样光洁无瑕、热气腾腾粉条就要出锅啦！

可说，正是这样的现煮现卖才造就了融水滤粉味鲜、香嫩爽滑的独特风味。

慢着，就连西子也要略施粉黛，我们那刚出锅滤粉虽说无须淡妆浓抹，但也需一番精细装点，才能达到香艳诱人的极致。实则如此，滤粉的另一妙，便妙在其配料上。

那些在滤粉师傅轻捷娴熟勺中利落地泼到出锅滤粉上的配料可是颇有讲究的，配料几乎决定了滤粉的大半口感。待师傅妙手调配，一碗艺术品般完美、鲜香诱人的滤粉就摆在了眼前：白腻缠绵的粉条上面，舒躺着青嫩欲滴的葱花，酸爽开胃的豆角酸、头菜末与笋果洒落其间，更有爆炒的香郁花生末、芝麻末的精妙点缀，佐以秘方熬制的肉末配衬，再有风味独特的“烧蔗”巧妙地勾上点睛之笔……直把看客的食欲都挑逗到了极致，只需一擦撩人的鲜香就能引爆味觉……有经验的食客在开动之前，便会将配料与粉调匀，可谓碗中排山倒海、星移斗转，开天辟地后更是错落有致的鲜美！

要是你尝过了此番美味，定会觉得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甚至有些“肚量”大的人还想再来一碗而后快呢！滤粉不仅飘香可口，在细细品味之中，还能让人真切感受到汇聚在一碗滤粉中的融水人民的热情、风味韵致与质朴大方。我认为滤粉这些品质直可与山水风情，民族情怀交相辉映，光耀不歇。

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百分百、如假包换的融水人，自然是资深、忠实的滤粉食客。从小就喜欢去圩亭里吃滤粉，经常外带回家，一边细尝一边看电视，那种滋味，简直让我一整天都充满了阳光与无限活力！我觉得最温馨不过的，便是我用有盖的大碗买来滤粉，然后全家人围坐吃滤粉的场景。我们有说有笑，仿佛所有的话语，都因滤粉的风味而更添了几分色彩。

如今我暂别故乡，千里负笈，身在北国。种种思乡与怀想，都梦魂萦绕着滤粉那诱人香味。其实，我在柳州读高中时，屡经火辣酸爽螺蛳粉的包围，就早已明白了，无论哪种粉，无论再如何诱人，滤粉仍是我心中那份无可替代的家乡味道。于是，从那个十六七岁的年纪起，每逢归乡，我要做的第一件快事，便是来到滤粉店，愉悦而舒畅地用桂柳话叫道：“老板，来二两滤粉，加‘烧蔗’！”



来自乡土苗族节日文化的文本呈现

——吴正彪教授的《苗年》读后

□ 郭恒 蒙有义

每个民族的节日文化与口头歌谣是紧密联系的，正是由于不同群体的这种文化差异性，从而导致了中华文化异彩纷呈的多元化形态。从小生长在黔桂边区的苗族学者、三峡大学三级教授吴正彪先生所著的《苗年》一书不仅说明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姿多彩的文化，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个性。

2011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年》这部新著不仅是吴正彪教授多年来在贵州、广西等大山深处行走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作者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中研究本土化在田野实地调查实践的重要力作。

此书从苗年的时间与空间分布，起源与变迁着手，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苗年的活动内容，基本特征，保护与传承的现状、趋势等，同时分析指出了苗年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研究价值。著作中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又有深入的田野调查；有各种口传的颂唱，也有生动的仪式记录；有访谈和分析，也有个人的见解。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在序言里高度评价此书在“整体上不失为在同题著述中有创新和推进的力作。”读完这本书，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最能集中地体现出苗族传统文化特色：苗年期间唱诵的民间叙事歌谣；过苗年前后的仪式与习俗；关于“年”的神话与传说。当然，这三个方面有交叉和互融，相互体现，相互影响。

《苗年》中所采用的歌谣大多是作者用苗文记录的原生态内涵，使用汉语译文并置的形式让读者能够通俗易懂其文化内涵。书中描述了节日期间借助于亲友聚会的机会传承“迦”、“理”，增强民族文化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同时也教育人们要适应自然和气候环境，遵循季节和时间节律调适生活。

在西南地区，壮族、苗族、瑶族、彝族等等各个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识十分浓厚，这从《苗年》的多处描述中均显现出这一重要研究价值。该书引用苗族知识分子唐干武先生所说的：苗年是一个以庆祝性为主，以祈祷和祭祀为辅的节日。而用来作为论据说明问题的，则有一系列生动的例子：过苗年是要有一些传统仪式的，如动筷子喝酒吃肉之前要掐一点先敬老祖宗，用酒用肉去请老祖宗来欢庆节日，新年要起活路后才能下地干活等；雷山县陶尧一带的苗族在节日当晚在家祭祀祖先、农耕用具和家屋里的各种神灵；丹寨县和凯里部分地区的苗族不仅在家敬祭以祖先为主的神灵，还会在新旧年交替的当晚到自家耕地去祭生长庄稼的自然神。类似这种对祖先以外神灵的祭祀在大部分汉族地区，除了小年时尚有祭灶习俗外，其他已经很少见到。苗年中也有敬“菩



▲吴正彪教授在凯里市冷水沟村做苗年调查。

萨”的习俗，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书中图片发现所谓“菩萨”并非佛教意义上的菩萨，其实还是苗民原始信仰里的自然神。对此，书中引用了苗族村民潘希美老人的这样解释：“我们再过苗年时去敬菩萨，就是感谢天地万物对我们的保佑，我们的粮食才能得到丰收，我们的牲口才喂的好。”而书中图片上展示的丹寨县脚开苗寨的“土地菩萨”其实就是一块搭在山岩下的大石头。脚开寨敬菩萨的仪式过程还是有些复杂。之前要备好各种贡品，包括一只大红土公鸡，糯米制成的糯米饭或粳饭，一块刀头肉，两个以上染成红色的鸡蛋或鸭蛋；祭祀时要必备香、纸、烛。敬菩萨前还要先敬祭桥神，烧香的数量有讲究，而敬祭结束后，还要把两炷燃着的香带回去……这本书更多地采取一种科学实录的态度，所以见不到作者对这方面的推测和比较，多少令人有种好奇而不过瘾的遗憾，不过若是能因此抛出玉米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事实上越是仪式繁琐庄重的地方，背后应该越是有值得发掘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强制性特征的仪式有可能是神话和宗教的起源，也可能负载了历史、经济发展等印记。通过这些仪式和习俗，苗民们坚信，祖先一直在庇护他们，每年年节时都会回来与众人同欢庆。

(郭恒，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博士；蒙有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